



日在天上 心在人中

由《桃園明聖經》省思 當今社會撥亂反正之道(6)

◎ 陳順義

(接上期)

《關聖帝君降筆真經》云：「最戒讀書文士，並及官宦軍民，第一休欺父母，切莫圈套鄉鄰。……直心直受真福，巧來巧計禍因。」以台灣為例，由政府與民間機構合辦的「台灣二〇〇八年代表字大選」（註80），結果「亂」字拔得頭籌，成為台灣代表字。第二到第五名分別為「騙」、「慘」、「悶」、「貪」。台灣去年連續爆發領導階層官員貪贓舞弊事件，讓民衆感覺「亂很大」。許多「黑心」的讀書文士、官宦軍民，不思忠信為民謀福，卻仗權弄勢，收受鉅額不義之財，「百簣抬回失節物，滿箱裝裹昧心錢」（註81），巧取豪奪，違法亂紀，令人瞠目結舌，嘆為觀止；而「上樑不正下樑歪」，許多下屬單位的文臣武官，也跟著收賄、行賄、買官、賣官，不但文官升遷有價碼，連「星星」（將軍之官階）也有「標價」，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弊端擴大蔓延，如此行

徑，恐怕連關帝都「自嘆弗如」，說他當初身經百戰，費盡赤膽忠心，才「換得箇封侯金印」，沒想到後世之人連軍官晉階都能「苟求捷徑」。唉！這樣的「內憂」，將來怎能防禦「外患」？只因國家領導階層「向錢看」，使得天地無光、日月黯淡，連「星星」都蒙塵，真是應了《大學》之言：「一人貪利，一人作亂，其機如此！」關帝慨嘆，這些「不思禮義廉恥，孝悌忠信」的亂臣賊子，事每胡行，屢圖僥倖，「只顧爽心樂事，豈曉得後來報應？」如今，前國家領導階層多人身繫囹圄，遭國人唾罵、國際訕笑為「台灣之恥」，如此「內憂」不斷，「外患」紛至，令其父母終日以淚洗面、兄弟姊妹顏面無光，國人也隨之蒙羞。這些文臣武官，雖風光一時，卻因「仁義禮智信」五常蕩然，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」八德俱失，恐落得淒涼萬古之下場（註82）。由此可見，一切內憂外患的根源在於人心：人心若正直，行善積德，則「直心直受真福」，吉星照臨（註83），祥雲下騰（註84）；人心若奸巧，為惡多端，則「巧技巧來禍因」，報應無差，法難漏洩（註85）。

本文第二節曾歸納當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與亂象。抽絲剝繭，從台灣的內憂外患，以至國際間的內憂外患（例如南韓最近發生的「內憂」—前總統盧武鉉自殺，「外患」—北韓核子試爆恫嚇，造成股市重挫，民衆恐慌（註86），不難發現，這些亂象的根源就在於人心之亂，因此，欲使世界撥亂反正，其正本清源之計，應在導正人心。《楞伽經》提到，世界劫壞之時，有猛風起，對大地萬物悉皆飄擊，蕩盡無餘，並且漸降大雨，使大地水皆彌滿，一切壞滅。而「猛風」來自業力，業力從心而生；心若不照顧好，讓「業風」生起，就會招引災禍，使地球蒙難。

道、釋二家比喻「人心如鏡」（註87）。由上述分析來看，世人的「心鏡」蒙塵，經常是「四不一沒有」：貪得不厭、紛擾不靜、混濁不清、動盪不安，以及沒有主宰。因此，心鏡常常不能明鑑事物的真相，迷真逐妄，當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與六塵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相接時，在各種名利財富誘惑之下，就可能做出許多「黑心」事，污染自己、污染他人，也污染我們所賴以生存的環境。所以，欲搶救地球，其關鍵還是在於人人應該進行「心靈環保」，將心裡的「三毒」（貪、嗔、癡）清除，回復清淨的「本來面目」，方能

徹底解決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導致的環境污染、糧食戰爭、核子戰爭等問題。

二、利物救民，如「日在天上」

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曰：「親近有德，遠避凶人，隱惡揚善，利物救民。」本文上一節曾舉關帝為例，說明欲實踐外王之道者，首先應端正自己的品德，涵養大公無私的胸懷，方能有正氣「代天行道」，然後「善與人同」，聚集有才德之人，行撥亂反正之功，收保國衛民之效。

孔子曾言：「政者，正也。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（註88）老子也說：「以正治國」，國家各級領導人應在上游層面用功夫，以「正」為人民表率，以人民福祉為依歸，訂定正大光明之願景，再以正道輔導人民邁向理想，方是「正」辦，否則光是在「忌諱」、「利器」、「技巧」、「法令」等下游層面多費力氣，又有何益？（註89）誠如孔子所言：「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（註90）國家領導階層用政令來引導，用刑罰來整頓，人民或許也能免於犯罪，但不會有羞恥心，只是不敢犯罪而非良心自覺，此為治標而非治本；若用道德禮義治理國家，人民不但知道廉恥，而且也會心悅誠服，唯有良心醒覺地不再犯罪，才是正本清源之計。

其次，親近並且舉用德才兼備的正人君子來做事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孔子說：「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；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（註91）皋陶為人正直，公正廉明，所以被舜帝任用為「刑官」；伊尹出身卑微，但足智多謀、志向遠大，後來湯帝任用他為商朝開國時的宰相，使得商朝大治。可見執政者知人善任，尤其是任用德才兼備的人來襄助國務，推行仁政，將會使得國家長治久安。

再來，還要施行仁政。孟子說：「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」（註92）所謂不忍人之心，就是仁心。《孟子》一書，開宗明義就提出「價值澄清」：仁義的價值高於私利的價值。孟子告訴梁惠王說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！」孟子認為，假如君王提倡仁義，並且以身作則，部屬與人民就會往仁義的道路走，這才是國家真正的「大利」。

因為一個「以仁存心」的領導者，既然愛人如親，就絕對不會遺棄親人，也不會做出使親人蒙羞的事來；而一個「以義存心」的領導者，既然做人做事合乎

道義，清廉自持，就絕對不會做出陷長上於不義的事來。孟子的諍言猶如當頭棒喝，提醒治理國家者不能帶頭逐利，否則上行下效的結果，必然導致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」的後果（註93）。

【註釋】

（註80）請詳見各大新聞媒體報導，例如2008/12/17《聯合報》。

（註81）《桃園明聖經·節訓第五》。

（註82）洪應明，《菜根譚》：「棲守道德者，寂寞一時；依阿權勢者，淒涼萬古。達人觀物外之物，思身後之身，寧受一時之寂寞，毋取萬股之淒涼。」

（註83）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：「一切善事，信心奉行，人雖不見，神已早聞，加福增壽，添子益孫，災消病減，禍患不侵，人物咸甯，吉星照臨。」

（註84）《桃園明聖經·原始第二》：「孝悌忠信人之本，禮義廉恥人之根，爾能聽吾行善事，定有祥雲足下騰。」

（註85）《桃園明聖經·力學第三》。

（註86）詳見：2009年5月26日《人間福報》，第四版，標題〈內憂外患：南韓痛未息，北韓核爆又襲〉及其內容。

（註87）例如，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「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逆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」；《六祖壇經》：「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，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」

（註88）《論語·顏淵》。

（註89）《道德經·五十七章》：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：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靜，而民自正；我無事，而民自富；我無欲，而民自樸。」

（註90）《論語·為政》。

（註91）《論語·顏淵》。

（註92）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。

（註93）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

（續下期）